

外语教学

编者按:与外语教学相关联,必然涉及与相应外语密不可分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文化规约和生活世界等因素。但是,就外语教学和学习而言,与语言间翻译一样,其实就是在语言间性视野中对不同语言差异性转换的处理。黄崇岭先生在双语教学框架中厘清其核心概念,白臻贤先生则将外语教学置于主体(教师)与主体(学生)这一主体间性视域中予以考察。前者的价值在于夯实双语教学的学科基础,后者则具有时代前沿性特征。

双语教学核心概念解析^{*}

黄崇岭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提 要:双语教学领域内概念众多,这些概念纵横交错,或同义,或平行,或内包,或交叉。遗憾的是,国内的文献对这些概念的介绍并不具体,有些理解甚至出现错误,因此,系统归纳整理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详细介绍国际权威文献对双语教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双语”、“双语教育”、“浸入式”、“双语课”、“双语教学”的定义,并且加以详细分析和解释。最后,作者提出“双语教学”这个概念在我国特殊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关键词:双语教育;浸入式;双语课;双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8)01-0137-3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to the Key Concepts of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Huang Chong-l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concepts i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fiel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re so sophisticated that they may be synonymous, parallel, crossed with, or implicit within one another. However, introductions to these concepts in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are always in brief, and sometimes even include mistakes. So,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lete review of and give a summary to these concepts. In this paper, definitions made in internationally published influential papers to these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field key concepts, are introduced,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in detail. These concepts include bilingualism, bilingual education, immersion, bilingual lessons,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tc.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specialty, rationality and applicability in China of the concept,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immersion; bilingual lessons;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1 核心概念解析

1.1 双语

研究双语教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双语(bilingualism)。它是个非常复杂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象。研究角度不同,定义就会相差很远。虽然很多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试图对“双语”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但迄今没有一个定义得到

公认。德国语言学家 Fischer 曾说过,“50年的双语研究也没有找到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双语定义”(Boeckmann 1997: 26)。C. Baker 也指出,“区分双语、非双语,相当困难”(Baker 1993: 7)。学术界研究双语常常有三个角度。第一, Bloomfield (1933) 从能力角度出发提出,双语指“像母语一样掌握的两门或多门语言”。C. Baker 认为 Bloomfield 的观点过于极端(Baker 1993: 7)。“像母语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5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05JA740026)的阶段性成果。

地掌握”,要求太高。此外,“像母语般地掌握”作为标准,本身就含糊。Bomfield的本意在于强调第二语言像母语一样掌握得好,可是在双语人群中,人们的母语掌握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人是“添加性双语”,有些人则是“缩减性双语”或“半双语”,在这种情况下,“母语般地掌握”就是一种低程度的掌握,那么这是否违背Bomfield的初衷呢?第二,Weinreich从功能角度出发,指出“轮流交换使用两种语言的实践活动叫双语”(Weinreich 1977: 15)。如何理解这种轮流交换使用,频率如何,无法进一步解释。给“双语”下定义的第三个角度是说话者本人在社会活动中对自己的语言状况的感知态度。这条标准同样相当模糊,并且过于主观。可见,在双语教学领域内,不可能也无须找到一个对“双语”的完美定义。须要指出,绝大多数双语人群,其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有一个强势语言,即他们经常使用和喜欢使用的语言;还有一个使用较少的弱势语言。虽然两种语言由于外因的变化会相互转换,但在学校式的非自然双语习得过程中,强势语言始终是多数语言群体的母语,学生第二语言的能力无法和母语相比。所以,当学生们在特定的交际情况下能够自动地使用外语生成可以理解的表达式,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们“有双语能力”。

1.2 双语教育

C. Baker说过,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概括一个复杂的现象。属于双语教育的现象有很多种,而且每种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涉及到学习者的类型(语言多数群体还是语言少数群体)、课堂使用的目标语(多数群体语言还是少数群体语言)、教育目标(种族同化还是语言丰富)以及不同的语言目标(单语还是双语、双文化)等等。因此,给双语教育划分类别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许多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试图给双语教育进行合适的分类,他们的划分从Kjølseth(1973)的二分法(同化模式和多元模式)到Mackey(1972)的250种类型(Boeckmann 1997: 43),花样繁多,但没有一种尽善尽美。

1993年,C. Baker把双语教育划分成10种类型:淹没式双语教育(含结构型沉浸式双语教育)、种族隔离主义语言教育、过渡性双语教育、滴注式语言计划、分离主义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沉浸式双语教育、保留性双语教育、双向双语教育、主流双语教育等(王斌华 2003: 66)。其中,前6种属于弱势双语教育范畴,后4种属于强势双语教育范畴。与这种较为细致的分类方法相对的是Fthenakis(1985)概括出的一种三分法:语言丰富模式,这种模式针对的学生来自语言多数群体,目的是通过学校教育使学生拥有双语能力;语言过渡模式,这种模式为的是通过在学校部分使用第一语言(少数群体语言)使来自语言少数群体的学生习得第二语言(多数群体语言),一旦学生掌握了第二语言,学校便不再顾及第一语言;语言解

放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保持来自语言少数群体的学生的第一语言和完全习得第二语言使他们能够参与两个语言团体的文化,也就是说既追求一种社会的融合,又力求保持文化语言的自治(Boeckmann 1997: 43)。

1.3 浸入式

浸入式(immersion),又称沉浸式、浸润式,是双语教学中最早为人所知的核心概念,它来源于法文词immerger,意义为浸入语言的浴缸里。“浸入式”概念起源于加拿大,最初专门用来表示英国裔的孩子所接受的一种特别的法语学习方式。Genesee为immersion所下的定义最受学界关注:“浸入式是双语教育的一种形式,学生以多数群体语言为自己的母语,他们所接受的课程教育部分通过第二语言,部分通过第一语言完成……一般而言,一学年的课程中至少要有50%以上的部分使用第二语言,这样的模式才能被称为浸入式”(Genesee 1987: 1)。按照使用第二语言教授学科的比例,可将浸入式分为完全浸入式(所有的学科均采用第二语言授课)和部分浸入式(一部分学科采用第二语言授课)。按照学生开始接受浸入式教育的年龄,又可将浸入式分为早期浸入式(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中期浸入式(4-6年级)和晚期浸入式(7年级以后)。完全浸入式只存在于早期阶段,从三年级起,使用第二语言授课的科目逐渐减少,为的是给母语授课腾出空间,以便兼顾母语能力的发展,完全浸入式随之也改变为部分浸入式。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许多文献把“部分浸入式”理解为专业课上部分使用外语,部分使用母语,这完全是对这一概念的断章取义,因为实际上不论是部分浸入式还是完全浸入式,教师在课堂上都坚持使用第二语言(Le Pape Racine 2000: 21),出于保护学生的学习动机考虑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王斌华 2003: 8),但主要还是鼓励他们使用第二语言。Genesee主要从三个方面限制“浸入式”概念:第一是目标群,限制在第一语言为多数语言的群体范围;第二是方式,用第一和第二语言传授专业课程知识;第三是量,第二语言的授课量不能少于50%。为了进一步明确“浸入式”的概念,Swain和Johnson提出浸入式的8个核心特征和10个可变特征(Zydati 2000: 28)。

就现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而言,加拿大的浸入式双语教育在学术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细致且持久的研究。今天,只要提到双语教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拿大的浸入式双语教育,而各式各样的双语教学模式多少都从加拿大双语教育中获取灵感。“浸入式”的发展已使其不再是创建之初的双语教育了(通过把法语作为专业课的授课语言,提高英国裔孩子的法文水平,让他们掌握好两门语言,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需要),学界更多地把它看成一种促进外语习得的新型跨学科的教学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推广。所以,加拿大的“浸入式”

就显得过于狭隘,不能满足双语教学多样性的需要(Zydatiř 2000: 27)。Wode重新定义“浸入式”：“浸入式指以外语为课堂语言,传授学科知识的一种方法”(Wode 1995: 12)。显然,这一定义使“浸入式”跳出了双语教育的框框,它不再限制受教育的人群,也不再拘泥于第二语言的量,而是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教学法。应该说,Wode对“浸入式”概念的修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反映出这一加拿大模式被全世界广为借鉴的成功。

1.4 双语课

双语课(bilingualer Unterricht)是德语语言区最先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用外语或第二语言为工作语言,传授专业知识的专业课(Bredenbröcker 2000: 17),但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外语课,因为不论外语课上授课语言是外语还是母语,语言始终是授课对象而不是授课工具,它不属于双语教学的范畴。双语课概念清楚了,而且德语区双语教学的开展在质量和数量上在欧洲都是首屈一指,所以此概念很快就被大量学者接受,也是目前欧洲用来表示双语教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双语课”是个教学法领域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双语教学在欧洲的推广,这一概念一般不用来表示流亡者或少数民族因种族文化原因而接受的双语教育。

与上文Wode的“浸入式”定义相比,可以发现两者没有质的区别,一部分专家基本上将它们视为同义概念。但也有学者认为,双语课突出“双”字,即在一节课上使用两种语言,而浸入式课堂只使用第二语言,两者没有质的区别,却有量的差异(Bühy 1997, Stem 1996, Le Pape Racine 2000)。笔者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首先,欧洲大量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双语课上虽然不回避母语,但外语往往是课堂唯一的语言。本人在欧洲对双语课多次的听课记录也显示,绝大多数的教师只使用外语授课,而这些课都冠以“双语课”的称号,从没有因为课堂上教师使用母语才是双语课,而不说母语就是浸入式。其次,没有任何文献确切显示加拿大的浸入式课堂教师绝对(若干学年之久)不使用母语,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存在使用母语的可能性,因为教师都具有双语能力。学术界和本人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一派认为,双语课主要应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通过模拟自然语言习得方式,增加可理解输入来提高语言能力,但为了专业知识的习得,不排除在开始阶段或必要时使用母语。双语课不是以课上仅仅使用外语或两种语言来衡量,即使只使用外语授课,仍然可称之为“双语课”,因为学生通过该课程获得用两种语言储存和表述知识的能力。

1.5 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这一概念是

我国对这一新型教学模式最普遍、最通俗的称呼,和上文中的“双语课”几乎一致。这一概念很好地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现实,突出体现它的教学法特色,不涉及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化政策,与从德、智、体诸方面有计划施加影响的教育活动不同。欧美国家的文献中使用此概念的频率较少,但其表示的内涵与我国相同。

2 结束语

“双语教学”概念及其内涵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我们没有必要修改它,硬让它和国际接轨,重要的是研究双语教学和从事双语教学的人一定要清楚其中的关系,这样才能让双语教学在中国走上科学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教育部高教司. 教高[2005]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Z]. 北京, 2005.
- 王斌华.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Baker, C.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3.
- Boeckmann, K-B. *Zweispachigkeit und Schulerfolg*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7.
- Bredenbröcker, W. *Förderung der Fremdsprachlichen Kompetenz durch Bilingualen Unterricht* [M].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0.
- Christ, H. Zur Fremdsprachendidaktischen Ortsbestimmung des Projekts “Mehrsprachiger Fachunterricht in Ländern Europas” [A]. In Krechel, H-L (ed). *Mehrsprachiger Fachunterricht in Ländern Europas*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2005.
- Genesee, F. *Learning Through Two Languages* [M]. Boston, Mass: Heinle & Heinle, 1987.
- Le Pape Racine, C. *Immersion—Stärkung der Mehrsprachigen Projekte—Einführung in eine Didaktik des Zweitsprachunterrichts* [M]. Zürich: Pestalozzianum, 2000.
- Weinreich, U. *Sprachen in Kontakt—Ergebnisse und Probleme der Zweispachigkeitsforschung* [M]. München: Beck, 1977.
- Wode, H. *Lernen in der Fremdsprache—Grundzüge von Immersion und BIU* [M]. Ismaning: Hueber, 1995.
- Zydatiř, W. *Bilingualer Unterricht in der Grundschule—Entwurf eines Sprachewerbskonzepts für Zweispachige Immersionsprogramme* [M]. Ismaning: Hueber, 2000.